

枪林弹雨中的记者生涯

——访著名战地记者、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

(回族) 健 彪

喜欢关注国际新闻的人几乎都知道马晓霖这个名字。科威特战争、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入侵伊拉克等等重大的国际事件,都少不了他的声音,电视上也常出现他的镜头,或报道或评论,纵横驰骋,指点江山,以其渊博的战地采访经验和深刻的见解令人折服。

今年四十一岁的马晓霖有着许多令同行羡慕的头衔:新华社高级记者、《环球》杂志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被新华社评为“十佳记者”,三次获得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奖”,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被授予“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央直属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这位出生在宁夏吴忠农村的普通回族青年,是如何踏进新华社的大门,在中东的战场上捕捉新闻的呢?他成功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2005年4月,工作繁忙的马晓霖爽快地来到了我学习的鲁迅文学院,使我有幸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战地记者进行了专

访。

马晓霖给我的印象是质朴、率真、平易近人。此刻，他正坐在我面前，用平和的语气把他的成长和惊心动魄的经历娓娓道来。

马晓霖的祖上是陕西人，清末同治年间为躲避清军和团练的屠杀，随回民起义的队伍流落到了宁夏吴忠。1964年9月，他出生在吴忠的农村。父亲是工厂里的采购员，回到家还要种地。母亲是农民。全家五个孩子，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清贫的生活给了他很多的人生思考。父亲的工厂里有很多天津人，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他感到了城乡的差距。父亲经常出差，回来后就把手外面的见闻讲给他听，使他感到外面的世界很大，从小就希望摆脱农村落后的生活，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为了当时简单而并不宏伟的目标，他发奋读书，放弃了工人的指标。直到十八岁，他还一边学习一边在地里干着农活。

父母对他的考学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的正直、简朴和良好的人品给年少的马晓霖以人格精神的指引。高二以后，为了考学，父亲不再让他养羊、喂鸡、干农活了。看着父母在地里劳累的样子，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从此，他的学习成绩开始拔尖。从学校到家里，每天四趟三公里的路上，伴随他的是英语单词，回到家他还要听广播里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讲座。

高考时马晓霖由于政治没考好不想再考其它几门课了，还是父亲做工作才使他继续参加了高考。那时他最想上的是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但当时北大只有古典文学专业在宁夏招生。他也很向往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年北外在宁夏只招阿拉伯语专业，他觉得自己是回族，上阿语也好，于是就选择了北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他竟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高考文科第二名、外语类第一名的好成绩。

1983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读书的马晓霖，仍然爱好着文学和诗歌，

有过当一名作家和诗人的梦想。那时候他还跟一些同学成立了诗社，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翻译纪伯伦的诗，登在了影响巨大的《读者》上。后来他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小哲理诗。除此之外他还是班长、系学生会主席、院学生会委员。社会活动很多，但他能分清主次，搞好学业和社会活动的关系，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

谈到他在大学学习阿语的生活，马晓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记得在语音阶段自己觉得学阿语比考大学还难。那时我们一个班只有十个同学，大家都很团结，学习用功在全校也是出了名的。每天早上四点多我们就起床读书，一起练习发音。放学吃了晚饭，就三三两两结队遛马路练对话。其他系的同学看到一男一女走在一起就觉得是不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结果过两天发现又换人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了提高阿语水平，后来学校还派我们去埃及练习听力和口语。”

五年紧张而愉快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了。1988年，在毕业分配之际，班上的一个同学从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部要来了一个名额，可大家却不知道内情，都争着报名去考，结果马晓霖在所有考生中考了第一名。于是新华社国际部就选择了他，那个同学新华社也要了，只不过去了另一个部门。就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马晓霖一路靠着自己的实力，走出了偏远的吴忠，走进了新华社的大门。回顾自己的人生，他告诉我：“关键是自己从小有危机意识，永不服输，而广泛的涉猎、爱好和学生干部的工作也非常重要。”

到国际新闻编辑部后，马晓霖任英语、阿语翻译。他回忆道：“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在北外时英语学得并不是很好，可刚到新华社就得每天把英文的电讯稿翻译成阿文，多亏一些老同志的帮助我才慢慢适应。”就这样，他在国内一呆就是五年，包括在国际部下属的《环球》杂志社还做过一年编辑。这期间，他撰写了数百篇有关海湾战争及中东

问题的新闻分析,出版了专著《海湾战争与三十六计》《92中国大回眸》,可以说事业有成,渐入佳境。面对安逸的生活,从小不服输的他又有了更高的追求。

1993年,新华社觉得科威特分社需要有人写英文稿,想派记者去科威特工作。马晓霖踊跃报名,在汤姆森国际新闻写作中心强化培训了三个月的英文写作后,去了科威特。这是他第一次做记者,干了两年,两年里他一直任新华社科威特分社(兼管沙特)英文记者,主要从事海湾战争后地区事务报道。

马晓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第一份驻外工作竟是做英文记者,这对于学阿语出身的他来说可不是件容易事。但他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渴望在工作中不断地超越自己。在科威特的两年里,他的任务量是一个月六十篇新闻稿,几乎每天都要用英文直接写新闻,然后经过英文编辑编辑一下,发往世界各地,外国媒体就直接用了。马晓霖逐渐上路了,他写出来的稿子编辑部都很满意,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双语记者。在那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晓霖说,他多年来做记者的经历使他坚守这样一个信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论什么情况,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要亲临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1994年初的一天,外电说伊拉克有两个师向科威特进发,有可能要发动第二次进攻。做记者的习惯让马晓霖不相信任何传闻,他所报道的必须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于是,拿上驾照不久的他,便独自开车向城外进发查看实情。从科威特城到伊科边境有七十多公里,他一路观望着科威特方面的反应:有无军队调动,有无百姓撤离……一直开到边境地区。那是一条他从没有走过的路,四周一片漆黑,而那段时间这一路经常有潜入的伊拉克人拦路抢劫。直到被边境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拦住,他才打道回府。但这一趟让他获得了“科伊边境平安无事”的独家消息,使世界在西方通讯社鼓噪

的声音中听到了来自新华社与众不同的报道。

两年后,马晓霖顺利完成了报道任务,回国就任新华社国际评论与言论编辑室第一任主任,又干起了中文编辑,使原来的中文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后来他又回到《环球》杂志社工作,1997年至1998年任新华社《环球》杂志社副总编辑,负责刊物的广告和日常经营。

作为一个平民子弟,马晓霖始终在生活中遵循着笨鸟先飞的理念。他认为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勤奋和勇于吃苦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巴勒斯坦是国际上新闻最多的地方。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新闻报道,新华社决定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建立分社。马晓霖又一次报名请战。鉴于他精通中、英、阿三语,熟悉中东局势,有一线工作的经验,新华社同意了他的请求,命他尽快赶赴巴勒斯坦创建新华社加沙分社并负责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报道。1999年3月底,即将上任的马晓霖躺在家里的床上辗转反侧,三天三夜没睡好觉。他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创建和管理一个分社与过去具体报道新闻是两回事,所有的新闻不能漏报、晚报,要比外电快才行。

他在加沙开始用阿文写新闻,起初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最初看到句子时脑子里出来的都是英文句式,不过很快他就适应了。由于时间紧,他常常边听广播边记新闻。每天除了要写公开的外文稿外,还要写大量的中文稿和内参。新闻多的时候,他二十四小时不睡觉,连着写新闻和评论。三年时间里,他写了数百万字的稿子,最多时每个月发稿一百八十八篇,平均每天写六篇以上。在新华社,他当时的发稿量名列全社第一。马晓霖告诉我,由于加沙地区经常停电,写稿必须要抓紧时间,一气呵成,没有丝毫修改的时间,他常常是写完后连看都不看就直接发稿,编辑部审稿时竟也找不出什么错

误。直到今天,他还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在上班途中听到国际新闻后,到单位的第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上千字的评论交到编辑手里。这种技能就是在加沙高强度的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在加沙,马晓霖多次遭遇生命的危险,目击了巴以从启动最终地位谈判到由沙龙挑起的走向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全过程,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现存的最野蛮的侵略和屠杀。在一份推荐马晓霖为“范长江新闻奖”候选人的材料里,有着如下记载:1996年6月,他在冲突现场差点在以色列军队的催泪瓦斯中窒息。2000年5月,他在冲突现场遭以色列士兵橡皮子弹的袭击。2001年12月3日晚,以色列军队轰炸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他在空袭没有完全结束前冒着极大危险到现场采访,拍下一组时效和质量超过其它大通讯社的精彩照片。12月7日,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城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轰炸,发射导弹七十余枚,他始终坚持在离最近弹着点仅二百米的地方跟踪轰炸情况……

在战争期间,马晓霖经常面临死亡,刚刚还在一起的朋友也许就死于非命,上至阿拉法特,下至普通的巴警、少年。他说战争是残酷的、摧残人性的,他宁愿全世界的记者都失业,也不愿再看到战争,尤其是不公平的恃强凌弱的战争。

三年加沙的战地记者生活,马晓霖认为绝对是对体能的一种挑战,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对心理的一种挑战。高度惊险的场面、现场的痛苦无法诉说,以至于他回国后的半年里,竟无法适应北京平静的生活,甚至至今有时晚上还要做噩梦。

在加沙的三年,马晓霖特意选择了一个离阿拉法特很近的地方作为分社的住址,他的住所与阿拉法特官邸只有二百米,与阿拉法特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专访过四次阿拉法特,参与采访阿拉法特主持的各种活动和新闻发布会多达上百次,掌握了有关报道的

第一手资料。

在加沙,马晓霖一个人一待就是三年,成为全球媒体中惟一长驻巴勒斯坦达三年之久的非阿拉伯记者。在十四个中东分社中,只有加沙分社是他一个人,他是新华社惟一驻加沙分社的记者。在那里,他没有看见过鸟,没有看见过树,海边古老的椰子树也早已被以军砍断,断电,缺水,环境差。每天他生活所用的淡水都需要从三百米以外的地方打回来,遇上停电他还要爬十四层的楼梯。女儿五岁生日时,远在加沙的马晓霖只能通过电话祝女儿生日快乐。每次电话中女儿都要问他战场是什么样的,他对女儿说这里打枪,有警察,有坦克,女儿得出的结论是“真好玩儿”。天真的声音让马晓霖感到阵阵心酸。有一次,女儿竟然梦见他坐着火箭飞进家里的窗户。女儿还告诉他,她准备给爸爸和巴勒斯坦的小朋友发明一个防护帐篷,当导弹打过来的时候,帐篷会突然张开,一个机器人飞出去抱住导弹,扔到没有人的地中海里。也许马晓霖宁可让女儿相信战争是好玩儿的,也不愿告诉她战争有多么残酷。

2001年,马晓霖出版了战地亲历纪实作品《巴以生死日记》。这是他在加沙危险而刺激的日日夜夜里的真实记录。他从历史、宗教等方面结合各个时期的地图分析了巴以冲突矛盾的渊源,然后用一幅幅照片从一个亲身经历过的记者的角度道出新闻背后、图片背后的一个个酸甜苦辣的故事。有战火中的生死一线,有长年驻外的寂寞艰辛,有与当地人民的纯朴情谊,有对战争带来的不幸的愤慨悲怆……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记者工作的执著。2002年10月,马晓霖又出版了第二部战地亲历纪实作品《穿越生死线》。这是一部描述巴以冲突和展示战地记者生活的著作,洋洋二十万字,详细、生动地记录了巴以之间残酷的武装斗争和政治较量,描述了巴以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记述了作者在战地采访中的种种危险经历和体验,许多章节惊

心动魄、催人泪下,不少内容鲜为人知、饶有趣味。书中的一百三十多幅图片散发着浓厚的硝烟和血色,让人过目难忘。后来他还出版了专著《巴以最终地位谈判难点问题系列研究》,在中东问题的研究上马晓霖成了国内最权威的学者之一。

有人告诉他,以色列的右翼组织已经把他列入了危险对象的名单,说他用笔帮助巴勒斯坦建国。但马晓霖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最关键的就是追求新闻的真实性,把握好公正性,对此他问心无愧。

2002年1月底,马晓霖圆满完成了在加沙的采访任务返回北京,作品获得了第六届、第七届“中国国际新闻奖”和2001年度“中国新闻摄影大赛”铜奖,并以兼职摄影记者身份获得了新华社摄影部惟一的“杰出贡献奖”。因长时间坚持战地报道,多次经历生死考验且成绩突出,马晓霖被新华社评为“十佳记者”,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被评为“第五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回国后的马晓霖被任命为新华社《国际观察》编辑室主任,主要负责组织和策划重大国际新闻的深度报道和评论。2003年初,马晓霖参与了新华社伊拉克危机及战争报道的组织与策划,并主持《国际观察》《伊拉克战争信箱》《烽火飞絮》《新闻分析》等深度报道栏目。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成为了报道组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策划深度报道。

2003年4月9日,美军占领巴格达后,马晓霖又跃跃欲试,他说记录历史是一个记者的责任,他必须得去。靠着自已战事经验丰富、精通两门外语和对中东问题熟悉的优势,作为新华社第一批重返巴格达的特派记者,马晓霖带着许多悬念和迷惘,于4月27日终于穿越封锁线和千里死亡之路到达了巴格达。这时他才发现,现实中的巴格达与报道中的竟有许多不同,想像中可以纵横驰骋的两河流域居然让他无法用双脚和车轮去细细丈量。铁的纪律和美军制造的战乱像两

副链条把他紧紧锁在巴格达,也尘封了他谋划已久、览尽古国沧桑的庞大采访计划。

在媒体对战事关注的过程中,战地记者所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他们为了传递真相,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穿梭在最前线。炎热如火的天气,随意杀人的美军,烦躁不安的百姓,四处泛滥的枪支,肆虐横行的劫匪,黑暗无光的夜晚,一次次的采访历险至今还历历在目。2003年5月23日傍晚,马晓霖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畔一处集贸市场附近采访时发现,在不到三十米的地方,有三名持枪分子截住一辆汽车,赶走车主并对汽车前部连开数枪,然后钻进一辆没有牌照的出租车离开现场。他立即跑了过去,发现汽车的油箱和水箱已被子弹打穿,车上的一位妇女正拉着两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躲在汽车后座哭泣。正当他准备拍摄照片时,几名伊拉克男人围了上来,推搡、捶打他,不让他拍照,有人还使劲抢他的相机。他一边辩解,一边设法脱身,但更多的拳脚还是向他袭来。所幸的是,在现场几个当地人的劝解和帮助下,他最终得以脱身逃离了现场。回到分社,他身上留下了几个结结实的鞋底印迹。挨了多少拳脚,马晓霖紧张得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样的经历,马晓霖在巴格达遭遇过多次。没有承受危险甚至死亡的心理准备,就不能选择记者这个行当。

巴格达四十多天的生活令他终生难忘,外出采访被人围攻追打,误拍禁区被美军没收相机,脸上被烈日晒脱一层皮,双膝被汗水沤得发黑,体重急降十公斤,为防打劫把钱藏进裤腿……巴格达的记忆栩栩如生,伊拉克的战乱依然如故。马晓霖只有一个梦想,在伊拉克迎回和平的那一天,他能重游两河流域,再续前缘。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晓霖奔赴伊拉克战场的同时,他的妻子竟也主动报名进入北京地坛医院的“非典”重症病房。他们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对同时在两个战场战斗的夫妻。马

晓霖认为这是他们做记者、做医生的本分。

2003年,马晓霖被评为“第五届中央直属机关十大杰出青年”,2004年又获新华社“伊拉克战争报道先进个人”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从伊拉克回国后不久,马晓霖就被任命为《环球》杂志总编辑,时年三十九岁。

据统计,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新闻信息是来自于西方媒体。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都是西方创造的话语。超越美国的话语影响,对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记者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的新闻媒体要彻底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同样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可否认,马晓霖力求使自己的文字更客观、思想更独立,更具中国的气派。针对那种天真的向往美国新闻自由的言论,马晓霖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给予了坚决的驳斥。他说,在美国根本没有无原则的新闻自由,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有政治色彩,都在维护党派的利益,对此他的感受太深了。

在新闻报道中,马晓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已经使他超越了本民族的视角和局限,始终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和准确,坚守政治纪律和党性原则。在《评布什政策:帝国梦·冷战观·宗教战》等文章中,马晓霖深刻地分

析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对读者了解当前的世界局势、抵御西方的“西化”图谋意义重大。在《感受麦加的力量》《穆斯林朝觐·延续千年的文化奇观》等文章中,马晓霖则对穆斯林的传统文化给予了客观的介绍和系统的回顾,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了解。

在长期从事中东问题的报道和研究工作中,马晓霖用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撰写了近千万字的新闻作品和学术文章,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五件作品获“中国国际新闻奖”等全国性奖项,六件获“新华社新闻一等奖”,获得编辑部、地区总分社和刊物级奖项的作品超过二百件。上百次接受国内各大电视台的采访和国内各大主流网站的访谈,先后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和单位举办中东问题学术讲座。2005年,被确定为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

在采访中,马晓霖先生说他也曾经看见过我写的文章。我请他为我题字留念,谦虚的他写道:“向健彪兄致以崇高的敬意。马晓霖。”字迹潇洒,笔力刚健。其平易和谦逊的为人令我汗颜。我最想对他说的也是这句话:向晓霖兄致以崇高的敬意。您作为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中的一个,终于走出了一条迈向成功和辉煌的奋斗之路。

● 讣告

本刊顾问马存亮逝世

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昌吉回族自治州州长、本刊顾问马存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2月28日13时45分不幸病逝,享年73岁。马存亮同志生前对《回族文学》的发展极为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对马存亮同志的逝世我社全体同志深表哀悼。

《回族文学》杂志社